

红卫兵的
步伐

北京人民出版社

红卫兵的步伐



北京人民出版社

红卫兵的步伐

*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3125 印张 109,000 字

1974 年 12 月第 1 版 197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0

书号: 10071·104 定价: 0.35 元

内 容 提 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涌现出大量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它们象烂漫的山花，竞相开放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

本书收集的九个短篇小说，是一组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赞歌。这组赞歌包括：赞红卫兵，赞工农兵上大学，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赞革命样板戏，赞赤脚医生，赞教育革命，赞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

大多数作品描绘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昂首阔步、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指引的和工农相结合的光辉大道，在三大革命斗争中迅速锻炼成长的故事。有的作品歌颂了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政治舞台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

作品题材新颖，生活气息浓郁，富有时代精神和革命激情。

装帧：孙以增

目 录

一 朝阳路·····	张 峻(1)
养鹿班的新战士·····	吴志华(30)
造 型·····	国 柱(37)
喜鹊迎春·····	陈昌本(49)
炕头组长·····	窦益山(68)
展翅高飞·····	新 兵(91)
时代的强音·····	高 彬(100)
肥猪满圈·····	郁德生(119)
红卫兵的步伐·····	陈建功(141)



朝 阳 路

张 峻

—

今年初夏，专区海河指挥部党委号召我们技术设计人员“下楼出院”，突破排河设计上的难关。

我们地区，有一片横贯五个县的泞泊洼，水无出路。地委决定，要开挖一条导入釜新河的排水河道，并责成我们搞设计。两个多月来，经过查资料，推数据，若根治泞泊洼，能泄下一九六三年的特大洪沥水，河宽必须是五百米。五百米，那叫一华里啊！全长九十华里，这要占用多少耕地！符合“服务于生产”的原则吗？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自己总觉得对这样的设计应该突破。当时，我猛然想起老书记常讲的“技术设计人员要与实际结合，要拜群众为师，要多下去走走看看”，因此，我才产生了去占地最多的朝阳庄一带走访贫下中农的念头。这个想法一摊开，老书记自

然热情支持，并欣然答应给我配上一名助手。

“助手！谁？”我欢快地追问。

“昨天新来的一位大学生。”

“大学生，哪一届毕业的？”我下意识地问。

“当然是七二届的。”

“这么说，才学两年啊！”

我这句话一出口，老书记似乎察觉到我的神态不大正常，随即微微一笑：“怎么，你信不过吗？”他又意味深长地说，“陈维，应当看到，他们学习时所走过的道路，和一些从旧学校走出来的人，是多么不同啊！”

“不同！”我正思索着老书记的这句话，办公室屋门“砰”的一声，一位俊气的姑娘闯进屋来。她约有二十二三岁，脸蛋红红胖胖，一对扑闪着长睫毛的大眼睛，惊奇地笑望着我，面容是那么熟悉。我凝想着，这姑娘却格格地一声笑，伸手向我扑过来：“陈老师，不认识啦？我是苑红。”

“苑红！”我定睛细瞧，她那一副天真活泼的神态，不正是七年前在子牙新河工地上劳动的苑红吗！顿时，我眼前仿佛重现出那一队队高举红旗“长征”串连的红卫兵队伍。他们经过工地，总要参加几天劳动，任你怎么劝说也不行。一天，我正在工棚里修改闸门设计，老工长孟师傅跑过来喊我：“老陈，快去看看吧！这么胡闯乱闹的，我可负不起责任！”

“什么事？”我急问。

“红卫兵爬上架杆啦！”他不容细问，拉起我就朝建闸场

地奔去。离闸架好远，他气乎乎地挥手指着闸架，说：“你瞧！还是个女的。”

啊！离地面五丈多高的闸架上，果然趴着个身穿军便服的女红卫兵。她学着老师傅的样儿在用钳子拧铅丝。我头皮一扎，猛喊一声：“下来！”

那女红卫兵听我喊她，停住手，用一只胳膊拢着架杆，偏身歪过头，朝下望望，顽皮地对我一笑：“我要是不下去呢？”

“那上面太危险！”

“得了吧，别唬人！”她把颈后的短粗小辫一甩，“让我们成天坐在太平椅上更危险！”说罢，转过头又去拧铅丝。见她这副满不在乎的神态，我真的生气了，厉声吼道：“是谁让你上去的？”

“当然不是你！”她头朝东一歪，对着桥架上的“一定要根治海河”大字标语说，“是毛主席指示的！”

唉呀！她真气得人哭笑不得。硬的不行，只好跟她讲道理。我转而放缓口气说：“小同志，这架子可不是随随便便能拧紧的，你没经验，万一出事故，就要给海河工程造下政治影响。”

“政治影响？”她语音未住，两腿擦紧架柱，哧溜一声，从上面滑了下来。我急忙跑上前，去扶她。她脚一沾地，象燕子嬉水般地飘然立起，两只大眼睛出神地盯望我好一阵，才说：“陈老师，是你呀？”

“你是……”我疑神地问。

“水院附中的，我叫苑红。哎呀！您忘啦？年初您给我们讲过课。”

“是吗？”我竭力追忆着年初应邀到水利学院附中介绍海河工程的情景。那天，课堂里挤着那么多男女同学，我哪里知道谁叫啥名。不过，她既尊敬地称我“陈老师”，正好趁势对她做些解释工作。我说：“苑红同学，你们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来到工地，为根治海河出力，这种革命精神实在可贵；不过，这儿工种特殊，技术性强，你们参加劳动，一定要听从老师傅的指挥。”

“好的！”她爽快地点点头，扭身转向我身旁的孟师傅，用右手贴着强健的前胸，请求道，“师傅大叔，您看我能干啥？”

孟师傅咧动憨厚的嘴唇，满意地朝她笑笑，随即扬手朝西一摆：“那儿正挖河槽，你去装车吧。”

“好的！”她转身朝西跑去。

第二天傍晚，有人跑来告诉我：“不好啦！河槽那边有个女红卫兵让滑车轧伤了手指！”我立时想到苑红。飞跑到现场一看，受伤的人早已被扶到工地医院，独见孟师傅正盯着身边的土滑车发呆。

“是苑红吗？”我猜测地问。

孟师傅瞧我一眼，点点头。

“哼！不听调配！谁让她去拉滑车？”

我刚一发作，孟师傅昂起头，瞪大眼睛不依我了：“你还埋怨她？多好的姑娘啊……”他喉头有些哽咽了。

原来，傍晚时分，苑红正爬坡，要到河槽上面去找水喝。突然，斜对面一副土滑车的绳索断了。刚被拉到半坡的重车，猛劲下跌。坡陡路滑，推车的民工哪里挺得住身，眼看要造成人身事故。苑红一见，猛跳过去，一把拖住断头的绳索，拚上全身力气，想拖住车。谁知车力惯性过猛，下滑的速度是减慢了，那推车的民工得了救，却把苑红的手指纹进滑车轮子里……我听清原委，心里一震，转身朝工地医院跑去。赶到医院，医生已给她做完手术，她正围着被子，歪在床铺上。见我推门进去，她声音低低地说：“陈老师，都怪我力气小，给工地添了一次工伤事故，还麻烦多少人为我丢下工作。我……我……我对不起毛主席啊……”说着两腮滚下泪珠。我眼窝一热，赶忙背过脸去，好半时才转过身……

三天以后，我又抽空去工地医院看望她，她却没在病房。一打问护士，护士便当着我发起牢骚来：“她呀！俺算看不住了，瞅眼不见就溜出去，真让人没办法。”

“她都到哪儿去？”我问。

“噍！串工地，钻工棚，让歇班的老师傅给她讲家史，还打问工地上的革命和生产。”

“那，你估摸她现在去哪儿了？”

“看你说的，俺要是知道，早把她给找回来了。”护士沉吟一刻，又说，“你到门外望望去吧！该到换药的时间了，她会按时回来的。”

果然，我刚走出医院栅栏门，见苑红欢快地从指挥部工棚的方向走来。

“陈老师，你来得正好！”她把伤手插在衣兜里，扬着一只手同我打招呼，“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哩！”“什么事？”“建闸工地指挥部有个叫韩彦的副指挥吗？”“有啊！”苑红听罢，神色庄重地说：“听说他最近在刺激民工‘积极性’上很有绝招儿：又发奖又补粮，还送这送那的，这不是在煽动经济主义妖风吗？”

我立时吃惊地问：“这些事，你咋知道的？”“先别问我，我倒要先问你：听说这些事你全知道，为什么听之任之？你想过没有，这种做法会把民工引向什么道路去？为什么不去听听民工的意见？”

好厉害的嘴啊！她叮叮当当地敲了我一通，又狠狠地盯了我两眼，扭身回病房去了。我当时呆立了好久，才想到去问她的伤势。当我从医院走出来，见指挥部工棚前围拢着一大堆人。我挤上前行，工棚墙上贴着一张用红纸写的大字报，标题十分醒目：《坚决煞住经济主义妖风》，下款是十多位我熟悉的民工姓名，末尾署名的是苑红。不少工人欢眼瞧着，咧嘴笑着，一个个掏出笔，争着在大字报上签名，表示坚决支持。我也禁不住地摸出笔……从那天起，我更从心里敬佩红卫兵小将敢说、敢干的革命风格。可惜，那次没跟苑红相处多久，伤刚好，她就回学校去了。

一年以后，我接到苑红从泛区八里庄寄来的一封信，才知道她半年前就主动要求下乡插队落户了。她在信中热情洋溢地告诉我：子牙新河挖通后，他们全队社员正兴高采烈地开渠整地，打翻身仗。她在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中，学习

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尤其体会到毛主席根治海河的号召，是怎样地深深扎在泛区贫下中农的心里。信中还鼓励我，要在水利战线上做出更大贡献。那天，我掂着她的来信，浮想联翩：从苑红所走的道路，想到我自己。青年时代在中学、大学埋头读了十来年书，都是坐在课堂里翻弄大、洋、古，虽说没有变得“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那样程度，但脑子里却灌满了“名”呀，“家”呀！一直到了工作岗位，这类东西还时常冒出来，束缚我的手脚。幸亏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使我看清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

“陈老师，我们又到一起了！”

苑红欢快的笑语，使我的思路从追忆往事中回到眼前来。不用说，她就是我的助手了。我忙问道：“苑红，你什么时候进的大学？”

“一九七〇年冬。是八里庄贫下中农送我去的。”她一脸豪气地说。

老书记见我欢快地同苑红交谈，笑嗞嗞地瞧着我，一语双关地说：“陈维，这么说，你对这位新大学生早已认识了？”

“认——识！”我想起刚才自己的表情，答话有点不自然。

“认识了，就要很好地合作呀！”老书记进一步启发我说，“小苑是来自工农兵的新大学生，你要看重她这个‘新’字，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啊！”

“没问题！”我和苑红似乎是同声回答。

二

人的思想随着客观情况变化是常有的事。奇怪的是，这次同苑红一接触，原来我曾喜欢过的她那些长处，忽然变得不怎么喜欢了，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是啥原因。

那天过午，我俩从柏油路口下了长途汽车，踏上通往朝阳庄的土路，我总有种如牛负重的感觉。这不单是我身上背的资料包过重，主要是想到这次下来任务太重。老书记送我“下楼出院”的情景，老在我眼前晃动：“陈维同志！”他一边帮我整系包袱带，一边亲切地嘱咐，“你们这次下去，首先要老老实实地向贫下中农学习，真心实意地同群众打成一片。如果真的这样做了，相信排河设计肯定会有新的突破。”他说到这儿，又打量了一眼英姿勃勃走在前面的苑红，“你瞧她，一颗多有生气的种籽啊！一定要让她出息成好苗苗！”

从老书记充满期望的语气中，我体会到：这次下去，不但要在贫下中农的帮助下，出色地突破设计难关，还负有带好年轻一代的责任。后一点，尽管老书记没明说，客观事实摆在那儿。从职务上看，我是副工程师，她是技术员；从工作经历看，十几年前，我在省水利设计院就参预海河流域的河道治理，后来又调到试验室搞研究工作。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回想起过去在设计和研究工作上的问题，发觉自己接触实际太少，才几经要求下放到专区指挥部。尽管如此，论实践经验，要比刚迈出大学门的青年多些。总之，

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应对苑红起表率作用，把她带成个合格的水利工作者。因此一下汽车，我掂掂背上的沉重包袱，便扎下头，苦苦地思索着进村后怎样开始工作，尤其是怎样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越想心情越感到沉重。

苑红呢，她似乎心里什么都不想，举止就象一只飞回原野的小鸟，对大地上的一切，她都那么亲切。她那张闭不住的嘴，除了不停地哼唱着“我是水利尖兵”，就“哎呀”“哎呀”地欣赏野景；平坦的大道她不走，一会儿跳到路那边的土埂上抠土块：“哎呀！陈老师你看，今年的天多旱哪，五寸朝下还抠不见湿土。”一会儿，又跑到路这边高岗上眺望：“哎呀！天大旱，人大干。陈老师你听，电机、水泵叫得多欢哪！”眨眼不见，她又跑到前面远远的田埂上朝我招手，“哎呀！陈老师，你的脚步好慢啊！咱到田里瞧瞧去吧！”我正思索着进庄后的工作计划，抬头看她一眼，漫不经心地说：“愿去，你去吧，我在这儿等你。”“好的。”她扭身钻进梨树行，身上斜挎的那个黄背兜，在我眼前一颠一颠的。

我望着她那黄背兜上绣的“为人民服务”几个红绒字，惋惜地想：“苑红啊！你现在不是红卫兵，而是肩负重任的科学工作者了，真正为人民服务好，就要具备科学人员特有的好学，多思，稳重，轻轻飘飘的怎么行？”如果说，两天前对她能否成为我的真正助手，有过疑虑，眼下这种念头更加重了。

我遥望着前面灌木葱笼的朝阳庄，把包袱放在路旁，站在路当中，面对着梨树行想心事。忽听身后“啾啾”两声，跟

着有人嘻笑着同我打招呼：“同志，到哪儿去呀？”

“前边，朝阳庄。”我应着声，回头一看，原来是个赶着小驴车的老汉。五十左右年纪，两撇断梁胡。他上下仔细打量我一番，用异常亲近的语声问：

“您是……头一次到俺们这一带来吧？”

我点点头。

“是县里的？”他又眯缝着眼探问。

“不，我是专区海河指挥部的。”

我这一说，他立刻“吁”了一声，小灰驴四蹄不动了。“辛苦啦！同志。”不等我同意，他伸手拎起我的包袱，“来！快，快上车。”我忙拦住他道：“不用，谢谢你。我在这儿等一位同志。”

他看看包袱，蹲下身，随手摸出烟袋，一边装烟，一边话引话地问我：

“这么说，您是为挖河下来的？”

我又朝他点点头。

他脸上立时幻变出一副焦急的神态：“唉呀！早就嚷哄着要在这一带挖河，咋还不开工啊！俺们贫下中农多盼哪！盼哪！上级就是不体谅俺们的心。”

我一听他是贫下中农，想顺便跟他多谈谈，便问：“老乡，哪庄的？”

“哼，前边……不远……”他口吃地答，“贾庄的。”

“贵姓？”

“啊……啊……姓贾，叫贾亮。”他又探询地问，“上级打

算咋挖呀？”

我想，根据以往的经验，在设计方案未正式确定之前，不能轻易地向群众公开，便笼统地回答：“这次下来，就是要和你们商量一下啊！”

他急骤地眨眨眼：“嘻，还商量么呀！挖河是大局，上级看咋办咋好，如今是社会主义，国富家有，政府不会让百姓端空碗。”我正要问问他，听到别人有啥反应。这时，后面又赶来两个人，他慌忙站起身，说：“同志，俺还忙着，您要是不坐车，俺先走了。啥时能到俺贾庄坐坐呀！”说罢，一抬屁股跨上小驴车，狠打毛驴几下，驴车歪歪斜斜地跑远了。

我在路旁又等了约有一个多小时，还是不见苑红。心想：她一定是沿着庄稼地进庄了，才又掂起包袱朝前走。没走几步，梨树行西边隐约传来爽朗的笑语：“你这姑娘，莽莽撞撞的，看你滚的这身泥！快给我回家歇歇去！”“大娘，我不！”听这清脆的语声就是苑红。我赶忙踏上路西田埂，钻进梨树行。没走几步，透过梨枝缝隙，瞧见树行西边有七八个女社员在忙着移栽玉米秧。我一眼晃见苑红，她满身泥浆地驾着一辆小排子车，车上倒放着一个大水桶。一位鬓发斑白的老大娘，正弯着腰，从大水桶里接水，她一边接，一边仄着慈祥的笑脸，对苑红说：

“什么不行？你到俺这儿，就得听俺的令！”

苑红死死攥着车辕说：“大娘，咱队这片缺苗地我算过了，你们八个人今天补不完。”

那大娘又说：“今天补不完，还有明天哩！”

“明天还有明天的活儿。”苑红歪头强辩道，“刚才我到西边转了，那儿的棒苗也该榜了。”

大娘把接满的水桶拎在一边，直起腰，心甜地笑道：“哎呀，年轻轻的，倒操起俺老年人的心来，明天你给俺们当队长来吧！”她说，故意绷起脸儿，“不管你怎么说，也不让你干了。”

苑红听大娘口气很硬，车轳握得更紧了，并乞求道：“大娘，让我再拉一车还不行？”

“说不行，就是不行！”大娘一扬手，“姑娘们，缴她的械！”

真是“命令如山倒”，忽拉上来三个姑娘，你拉她推，一下子把苑红拖出离小车老远。跟着，那大娘也上来拉过苑红的手，象是朝她塞着什么：“听大娘话，拿上钥匙，快回家去！”她象吩咐自家姑娘似的，“开开大门，外屋门虚掩着，里屋的钥匙在灶头墙窝里。”顺手用力将苑红朝梨树行一搯，指点她的脊背，笑着说，“等俺进家要不见你的面，没个轻饶！”苑红回过头，亲切地向大娘招手：“大娘，您放心好啦！”那大娘恋恋不舍地目送着她。

我目睹苑红同社员亲亲热热的场面，心里暗暗吃惊。当她钻进梨树行跟我一对面，我就朝着正瞧她的那大娘吮嘴唇，猜问道：“你们早就熟？”

“也早也不早。”苑红笑笑，半真半假地说，“说早，她跟我插队那村的贫农老大娘一模一样；说不早，刚刚跟她一块拉了几车水。”